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APPLIED LINGUISTICS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编

第4辑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Applied Linguistics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编

第4辑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第4辑/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
研究中心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597-1

I. ①汉… II. ①北…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
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19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287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第4辑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1597 - 1

2015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定价: 40.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经费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资助。

编 委(按音序排列)

陈 绚 江 新 陆俭明 石 锋

孙德金 王建勤 张 博 张 凯

张西平 郑艳群 周建设

目 录

语体语法的逻辑体系及语体特征的鉴定	冯胜利	1
“是……的”强调句中的“是”和“的”	黄理兵	22
从梯级的角度阐释“即使”句式及教学建议	王瑞烽	31
现代汉语主观评议句“有 X, Y”	胡孝斌	40
来华汉语学习者汉字手写和键盘输入态度的调查研究	江 新 郑 艳	53
小学生作文和规范文本有什么差异——一个回归分析	张 凯	78
语气副词“偏偏”的意义及用法研究	童小娥	88
中高级韩国学生汉语文化国俗词语学习研究	陈梦恬	95
他人调控对第二语言学习者口语流利性发展的影响	付佩宣	110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朗读流利度和准确度的实验研究	陈 默	123
HSK 作文成绩与句子长度、复杂度及语法错误的相关性	王艺璇	139
从日本汉语教育反思对外汉语教育问题	郭春贵	149
美国大学中文项目的课程设置现状与启示		
——基于 30 所大学的定量分析	孟艳华	158
新手与熟手汉语教师课堂体态语的特点及量化标准研究		
——基于高校初中级汉语会话课教师教学录像的量化对比分析		
.....	亓 华	171
国内对外汉语教师认知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	陶健敏	182
后方法视野下汉语视听说教材练习设置与练习模式研究	张 瑞	193
中级汉语综合课学生提问及教师回应研究	王 丹	213
库玛后方法理论指导下的成就式自主学习研究		
——以美国一所大学中文教学为个案	尤 珉	225

语体语法的逻辑体系及语体特征的鉴定*

冯胜利

提 要 语体语法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领域。本文拟在有关书面语、文体特征以及语体属性等方面的研究基础上探讨语体语法的逻辑系统,以便构建一个较为完整、自足的理论体系,为语体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入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本文在理论探讨的同时,提出单、双音节是汉语区别语体的基本单位;而其对应形式及其不同的语法组配则是语体语法的基本成分。文章认为,由二语教学促发的本体研究与将本体研究成果转化为二语教学语法的实践,是语言与教学互补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理论体系 语体语法 语体特征 语体鉴定 单双音节的语体对立

一 前语体语法的研究

和语体语法直接相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王力先生对汉语欧化的研究。他在《汉语史稿》中专辟章节讨论汉语中的欧化现象。继王力之后,美国学者顾百里(1985)在《白话文欧化语法之研究》中对汉语书面语中的欧化现象做了专题的研究,认为当代书面语的很多方面都是欧化影响的结果。近年来,贺阳(2008)集汉语欧化研究之大成,对汉语中的欧化语句的类型和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分析和总结。从语体的角度看,欧化,无论是词汇还是句法,均可以看作语体机制区别正式与口语时所用诸多手段之一种。显然,西方的语言特点为什么会植入汉语的原因,以及植入的机制、数量和位置等问题,均可在语体的系统里得到相应的分析和解释。

除了欧化语的研究外,对书面语的关注也是促发语体语法学说的重要来源。现代汉语研究中对书面语的关注是从朱德熙(1987)开始的。他的“书面语语法研究和

*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第五届中青年学者汉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哥伦比亚大学,2014年5月23日、24日)、第11届对外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ICCSL 11,宁夏银川,2014年7月18日—21日)以及第三届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与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福建师范大学,2014年8月2日、3日)讲演,得到与会者广泛的批评指教和补充建议,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740003成果之一。写作中也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18与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徐州,221009)的资助,谨此致谢。

口语语法研究应该分开进行,不能混为一谈”的观点,为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奠定了基础。此后,胡明扬(1993)明确提出了“语体和语法”的观点,尽管那里的语体还不是“不同语法的独立体系”。十年以后,冯胜利(2003)提出书面语的独立性,并收集了书面语中使用的250余个“嵌偶词”、400余个“合偶词”以及300余个文言句式(冯胜利,2006),从具体例证上证明了书面、口语二体的独立性。孙德金(2012)的《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更旗帜鲜明地提出并证实了书面语作为独立体系存在的真实性和现实性^①。毫无疑问,书面语的研究从根本上回答了长期以来“我手写我口”的局限与偏失,同时也间接地说明了为什么汉语的表达不能简单地代之以拼音的原因所在(嵌偶词无法用拼音来识别)^②。

如果说欧化语和书面语的研究是和语体语法直接相关的前理论研究,那么文体语法的研究更是语体语法出现之前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陶红印(1999)提出:语法研究必须以具体的语体或文体为中心,譬如“把”字和“将”字出现的文体差异、被动结构、光杆动词句等在自然对话和影视对白中的差异,都带有明显的文体特征。张伯江(2012)更明确地指出:“任何一个细微的语体变量的不同,都会导致语法特征的差异,而这种微观的语体差别,有时反倒是在语法解释中具有重要意义。”方梅(2007)强调的是语体的决定性,认为语体是决定语句结构和语篇结构的重要因素。她对语体特征的句法表现以及语法特征的语体表现之间的对应关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与“欧化语”“书面语”以及“文体/语体”的观察不同,语体语法的理论是从语言交际距离的角度提出的(冯胜利,2010),其严格定义为:语体是实现人们在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基本属性的、用语言来表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一种语言机制。因此,语体不是文体,而是人类语言交际语法中的一种普遍机制。继“语体语法”这一概念的提出,很多有关语体的不同研究纷纷而出。其中王永娜(2008、2011、2012)使用“书面正式语体”的“泛时空化”手段解释了[V+向/往+NP]、[V 和 V]动词性并列结构、非计量[一+量词]等表达格式所以具有正式功能的语体原因。

语体语法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不仅出现了“专刊”^③“专题”^④,而且还出现了“专名”:香港中文大学雅礼中国语文研习所所长吴伟平博士风趣地把没有语体的语言教学称作“裸体教学”,提出“裸体教学”的局面必须结束的口号。随着语体理论的出现和语

^① 参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2013, Vol. 1: 297—300 的评赞。

^② 如“Wo xiao bing wei yin qi zhu yi”中的“wo xiao”是“我笑”还是“我校”,不得而明。

^③ 《当代修辞学》2012第二期专刊登载语体文章、美国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专门介绍孙德金的《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

^④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中文部于2014年举办语体系列讲座;香港中文大学雅礼讲习班也于2014年开设语体讲座。

体研究的深入，新现象丰富了，新概念也增多了。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概念的混淆和现象的误判。因此，准确地理解术语的概念，正确地鉴定现象的性质，也就成了语体研究深入发展的必要条件。举例而言：

(1) 句法不同≠韵律不同

- a. * 学中文在中国
- b. * 负责任病房

(1)a 的不合法是句法问题(词序错误)，不是韵律的问题。(1)b 的不合法是韵律问题(只有最小词可以成词带宾语的问题)，不是句法问题。

(2) 韵律不同≠语体不同

- a. * 打牢固基础
- b. * 教材的编

(2)a 的不合法是韵律的问题(“打牢固”超过了最小词)，不是语体问题；(2)b 的不合法是“韵律形态”的问题(动词非双音化不能成为“名动词”或“动名词”)，不是简单的句法问题。

(3) 韵律要求的双≠语体要求的双

- a. 双音节词：知道、喜欢、太阳、月亮……
- b. 双音节词：进行、加以、从事、予以……

(3)a 中的双音节词是汉朝以来汉语词语双音化的结果、是“韵律要求的双”；而(3)b 中的双音词如“进行”以及后面动词的“必双”(*进行改”不合法)是韵律语体的要求：用韵律手段创造的正式体语法(之一)，不是纯句法的问题(句法不限制音节的多少，这一点必须分清楚)。

(4) 语义不同≠语体不同

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曾把“调戏”错误理解为“戏笑”，一次他跟同事说的是(4)a 这句话，但实际的意思是(4)b：

- a. 我刚才在电梯里调戏那位女同学。
- b. 我刚才在电梯里跟那位女同学开玩笑。

“调戏女同学”和“跟女同学开玩笑”大不一样，这位美国学者闹笑话的原因是词义理解的错误，不是语体不当的错误。然而，当下面这位外国学生问老师的时候说：

- c. 老师您媳妇儿在家吗？
- d. 老师您妻子/夫人在家吗？

“媳妇儿”“太太”“妻子”“夫人”的所指之义都一样，但使用的对象和场合不同。这位洋学生犯的是语体错误。

(5) 语体语法≠修辞手段

语体语法不是修辞手段,二者必须严格地区分开来。譬如:

- a. 春风又过江南岸
- b. 春风又绿江南岸

(5)a 和(5)b 这两句的表达(或艺术)效果不一样,这是修辞(美不美)的不同,不是语法(合不合法)的问题。语体语法关心的是语法问题。譬如:

- c. *买和看了一本书
- d. 购买和保存了一批经典文献

(5)c 和(5)d 这两个句子一个能说、一个不能说(不合法)。但它们的对立不只是合法与非法,重要的是这种合法与非法对应的是不同的“体”:能说的是正式语体、不能说的是口语语体。所以,这是语体语法的问题,不是修辞的问题。

由上可见,语体体系的建立引发出一系列的新概念。显然,如果不明确区分这些概念的不同和所指,不仅将导致现象的混淆,还会造成分析的混乱。譬如“说话不得体”有时违背的是语体规则,但不一定违背句法规则,如(4)c 的句法是合法的。然而,我们未曾关心而需要关注的是:不同的语体使用不同的语法,如中文“单、双音节动词”和英文“native/latinate”动词语法之间的语体对立(见下文),尽管不是“所有不同的语体都用不同的语法”。

二 语体语法的韵律基础

语体语法的出现无疑是欧化语法、书面语语法、文体语法等研究的继续,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它的出现直接以韵律语法 Prosodic Grammar 为基础。譬如(5)c 和(5)d,如果没有韵律语法做基础,单音节动词并列的非法性与双音节动词并列的合法性之间的对立不仅很难发现,即使发现也很难揭示其“用韵律特征实现语体语法”的本质属性。然而,人们未尝注意的是,韵律语法曾几何时还是语言学界的一个“禁区”。20世纪 70 年代 Zwicky (1969)提出的“句法无语音原则(Principle of Phonology free syntax)”影响了几代人。汉语的韵律语法正是从这里起步的。我们看到,20 多年以后 MIT 的句法学家 Richards (2010)也开始了韵律语法的研究,并提出“句子的韵律比句法更不可缺”的结论^①。最近 Simpson (2014)在由 Wiley-Blackwell 出版社出版的《汉语语言学手册》中的“韵律与句法(Prosody and Syntax)”一文里,不仅关注到当代汉语“以双音节

^① The sound pattern in sentences is more integral to the syntax.

韵律词为条件的句法构式”,而且还特别强调“韵律词在历史上如何通过音步性质的改变而引起句法的创新”;认为“将来的韵律句法的研究,无论共时的跨汉语方言的不同变异还是历时的(可能)演变,都将是汉语语言学里的一个丰富而广博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是汉语可以给人类语言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领域”^①。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没有韵律,语体语法的逻辑体系很难自足其备(self-sufficient)。事实上,不仅汉语的语体现象,就是英文和法文的语体语法(冯胜利,2014),也和韵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参下文)。

三 语体语法的逻辑体系

理论不是说法,更不是现象和条例的堆砌。理论是体系、是一个自足的逻辑体系。什么是理论的逻辑体系呢?我认为巴赫(Bach, 1964)的看法很值得参考。他说:“经验科学里的推论不是按照线性(前后次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该体系内全体成员(规则)的同步合作。我们不是在堆垒金字塔,而是在构筑‘楔石拱形桥’——这里的每一块楔形砖必须同时受力。”^②(见图 1:楔石拱形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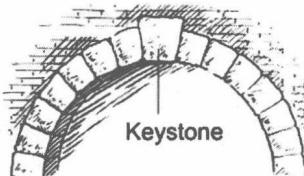


图 1 楔石拱形桥

我们可以用巴赫比喻的楔石拱形桥的机制和结构来说明哪些是体系的基本条件和必要要素。具体而言,即:(1)所有的成分(理论规则)必须同时受力支撑(All the pieces must be held up at once);(2)每一部分均不可或缺(没有多余的);(3)给定弧度以及嵌入的“块数”,即可预测某一位置上楔形石(keystone)的大小和形状;(4)任何一块楔形

^① Simpson (2014:489)的原文是:We provided a short review of syntactic patterns which have been argued to be conditioned by the disyllabic property of prosodic words and how the changing properties of prosodic words in Chinese over time may have been the cause of certain syntactic innovations. The continued study of prosody and syntax interactions, both synchronically across different varieties of Chinese and diachronically (where this is possible), promises to be a rich and very informative area of future research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one in which Chinese can contribute importantly to general theories of human language.

^② 原文是:Reasoning in an empirical science does not proceed in a linear fashion. It proceeds on all fronts simultaneously. We are not constructing a pyramid but rather a keystone arch, in which all the pieces must be held up at once. (Emmon Bach, 1964:143)

石掉落,整个结构将会全部坍塌(彼此以对方为存在前提)。

理论体系中的各个组成成分,都应当如拱形桥中的楔形石一样,彼此咬合,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理论体系性的基本特点。语体语法是这样的体系吗?用先秦公西赤的话来说:“非曰能之,愿学焉。”(《论语·侍坐》)——我们努力把这个“楔石拱形桥”的结构属性当作我们“理论体系”构建的参考条件和要求,努力追求、逼近目标。

3.1 语体语法的逻辑体系

现在我们本着上述“体系理论”的精神来看语体语法的逻辑系统。首先看定义(冯胜利,2010):“语体是实现人们在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基本属性的、用语言来表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一种语言机制。”注意:定义中的几个概念是相互咬合的。首先,这里的大前提为“语体是交际的产物”。但这里的“交际”不是所有方面的交际,而是“用语言完成的交际(任务)”。明确了这一限定以后,再看什么是交际的“属性”。在该体系里:交际最原始最基本的属性是“确定关系”。什么是“关系”?从关系的最基本的属性上看,构成关系的基本元素是“距离”。距离的“人文属性”是什么?距离在人和人的关系上的基本表现是:“远近”和“高低”。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从交际到远近关系的逻辑咬合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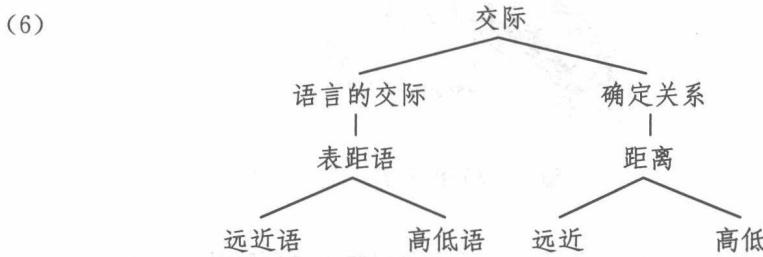


图 2 从交际到远近关系的逻辑咬合体系

这里左右、上下的概念是相生相成、彼此依赖的。它们相互咬合、缺一不可,构成一个有机体。这个体系在人类社团和阶级里面的作用,从下面的一段古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不袁(远)不敬,不敬不严。”(《五行·第十二章·经》)就是说,距离产生敬畏。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逻辑结果:远敬=正式、高尊=庄严。如图 3 所示。

我们平时说的“平易近人”的“平”和“近”,就是用距离来说明人们“亲密无间”的关系^①。人类这种对距离的心理反应,表现在语言上(或用语言来实现),就构成了图 4 这

^① 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熟知度”即可看作这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

种二元对立三维分体的语体系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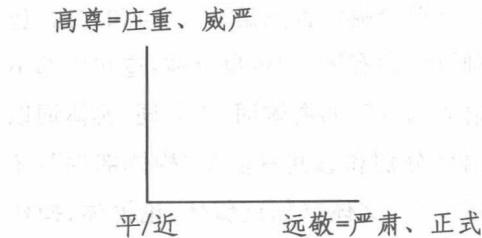


图3 语体距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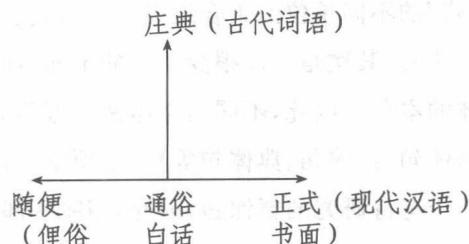


图4 语体三维坐标

由于“关系”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因此该体系很容易地把“关系”所必然关涉的影响因子作为自己的允准条件。亦即：交际的对象（双方的关系、对方身份）、交际发生的场所、交际的内容和交际者的态度，这四者是语体实现和鉴定的决定要素^②。这就形成了以交际原理为基础，以二元对立、三维分体、四度定位为体系的语体语法。当然，交际时有无准备可能影响交际的效果，但不会决定交际的语体。因此在这个体系中，有无准备是影响语体因子，不是决定语体的必然要素。

上面的语体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为什么文言文被消灭以后（传统正式语体废弃后），汉语欧化现象大量出现的理论解释。当然，导致汉语欧化的原因很多，但是其所以能在汉语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语体的需要。换言之，欧化是表现或实现（正式）语体语法的手段之一^③。

不仅欧化现象，书面中古汉语的复活和使用也是语体的需要。语体不仅有“正式格”，而且有“庄典格（庄重典雅体）”。汉语书面语中的古汉语（虚词如“之、乎、者、也”，句式如“为……而……”，语法如“表舅父→舅父而表”^④）也是为了满足和发展庄典体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换言之，传统所谓的书面语，实际是正式体和庄典体在文字上（不只是话语中）的表现。

进言之，刚刚开始但仍待深入研究的一个语体领域是“文体的语体配制和派生”，如

^① 感谢汪维辉先生的提示：吕叔湘在《语言和语言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提到的“庄重、正式、通常、脱略四级风格”。按，这里的“庄典、正式、通俗、随便”和吕先生的“四级风格”的区分结果是一致的，尽管各自的理论体系不同。

^② 唐松波（1961）曾提出：“语体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活动领域内运用语言特点所形成的体系。这些特点首先表现在词汇和熟语材料的选择上，其次是语法结构，最后是语音手段的选择……决定这些差别的因素是交际的对象、交际的目的以及具体的内容。因此，语体又叫作功能（或职能）语体。”这和本文观察的角度是一致的，但逻辑体系不同。首先，唐的体系没有推导出三体系（风、雅、颂）；其次，四维影响因子缺少一维——场合。

^③ 唐松波（1961）提出的“文章语体”也即这里所说“正式语体”之一种。

^④ 引自卢振海《女儿的婚事》，载《文艺生活》（精选小小说）2004年第9期。

操作体、网络体、新闻体、记叙体、论说体、日记体、尺牍体等，虽然各自独立，但均由语言“体式”的不同单位的组合组成。什么是它们的组合单位呢？首先是词、词组和句法（包括语法）。其次是人们很少关注的不同“词”的不同体：词有体、词组也分体，造句更逃不开体的本色。因此，不同的文体使用着不同的“语体构件”（如俗体词、正体词、典体词以及俗体句、正体句、典体句等）。必须指出：三种语体分别和总共有多少“构件部件”，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新课题，因此，用哪些部件组成哪些“文体”（如记叙体、论说体、操作体、新闻体等），更是一个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譬如（双“+”号表强特征）：

语体 文类	政论文	记叙文	说明文	菜谱	新闻
通俗	-(+)	-/-	-/+		-/+	-
正式	++	++	++/-		-/+	++
庄典	-/+	+	-		+/-	-(+)

上面只是示意性的分析，我们相信，语体的研究必将在这里开辟出大量的可耕地。

3.2 语体的三分系统

以距离为机制的语体必然导致三分的结果（高、近、远），而语体的三分不仅是机制必然，更是历史和现实结果。《诗经》的风、雅、颂和语体理论中口语、正式、庄典的三分不谋而合。需要指出的是：上古不仅诗歌，就是散文也可依风、雅、颂三体区而别之。请看：

风 整闻声，仍打逡。范唤问何意打我儿？整母子尔时便同出中庭，隔箔与范相骂。（《文选·奏弹刘整》）

雅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颂 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大克鼎》） 敬念王畏不易。（《毛公鼎》）

孔子在“执礼”和诵读“诗经”和“书经”的时候要用“雅正之言”，可证古代的正式语体不仅“韵文（诗）”，“散文（书）”亦然。而《奏弹刘整》中的“闻、打、问、出、骂”和《毛公鼎》中的“敬念、不易”：一对人，一对神，两种用语，界判分明。当然，后者庄典体的使用不限于“敬鬼神”，其他如国礼、庆典、盛会、殡仪等隆重场合，庄典体式的语言也是必需的。庄典语无论对说者还是对听者，“虔敬的气氛、庄严的语调”是首要的，“词语的确切定义和所指”反倒是次要的^①。譬如《祭孔子文》：

维公元2010年先师孔圣夫子诞日，谨备时蔬玄酒，雅乐升舞，恭奠于大成殿阶下，肃拜追远，上达夫子暨诸先哲先贤。其辞曰：吾国文明，渊源何远！洪荒无征，

^① 感谢李宇明教授对庄典体更重气氛的提示。

蒙昧万年。既历三皇，五帝相衔；贤哲冥思，归之鬼天。吾侪何来？终将何还？何者为福？何者为善？生应何求？何为圣贤？茫茫长夜，踽踽盘桓。

这里“维公元”的“维”、“玄酒”的“玄”的确切意思，恐怕大多数人都似懂非懂，因为它们是古语。事实上，似懂非懂正是“庄典效应”之所由。无论如何，“庄典体”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孙德金的“书面语中的文言成分”、黄梅(2012)的“古代嵌偶单音词”，都是经过语法和韵律加工而融入现代汉语庄典体用语的。

语体三分不仅有古代的证明，同时也有当代证据。请看下面词汇中的语体对应性：

(7) 口语体 正式体 庄典体

风	雅	颂
挖	挖掘	掘
骗	欺骗	欺
帮	帮助	帮
躲	躲避	避
学	学习	习
建	建筑	筑
想	想念	念
输	运输	输

上面“二字三体”^①的分合形式说明语体语法在汉语词汇中的表现^②。语体三分的“现实见证”莫过于郭熙(2014)建议的汉语教学的三大分野：国文、华文和中文。亦即：

- | | |
|-------------------|----------------|
| 国文：国语教学(对象是国人) | 雅、颂为主(而风体为次) |
| 华文：民族语教学(对象是海外华人) | 风、雅为主(而或及颂体) |
| 中文：外国语教学(对象是外国人) | 风体为主而渐及于雅(不必颂) |

就是说，国文、华文和中文所教语言的异同可以从语体三分的风、雅、颂上得到有机的区别。换言之，语体三分为不同对象和文化的中文教学(国文、华文和中文)提供了理论的根据。

3.3 语体“语法属性”的理论原理

语体的不同，处处可见；然而语体有法，则非人人认同；即使认同，也是把语体语法理解为修辞或者语法的变体。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从语言学原理上说，“不同的语体有

① 感谢崔希亮教授对这里“二字三体模式”的建议。

② 参汪维辉(2014)有关词汇语体的历史考证。

不同的语法”是人类语言“双言(diglossia)”属性的表现(参 Kroch, 1989; Roeper, T. 2003; Yang, 2011)。我们承认双语(bilingualism)语法的不同,但人们很少了解“双言(diglossia)”的语法也不同。前者是两种不同语言(如中文和英文)的语法,好理解;后者是同一语言中的不同语法(如口语体语法和正式体语法),则不好理解。然而,这正是 Kroch (1989), Roeper, T. (2003) 以及 Yang (2011) 等学者从语言历时演变的角度提出的理论(冯胜利, 2015)。正如 Yang (2011) 指出的:语言习得中参数的设定不是在关键语证(evidence)的触发下,一次性激活(trigger)就一生注定的,而是在概率模式下不断进行的。因此语言演变不仅是缓慢的,而且是一个对不同语法选择的过程。什么是“选择”的动机和机制呢?语体语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请看下面的事实:

(8) 非正式体语法	正式体语法
* <u>买和看</u> 了一本书;	<u>购买和保存</u> 了一批经典文献
* 豪车的 <u>买与修</u> 都很贵;	豪车的 <u>购买与维修</u> 都很昂贵
* 对文章 <u>进行反复改</u>	对文章 <u>进行反复修改</u>
非庄典体语法	庄典体语法
* 我学校/我们学校	我校、他校
* 这个校/这个学校	此校、本校
* 我的校/我的学校	校与校之间、在校劳动

区分正式与非正式,庄典与非庄典,英语的语法也不例外。请看:

(9) He gave him a book.

* He donated the church a book.

'give' = 盎格鲁撒格逊动词 单音节 非正式体

'donate' = 拉丁动词 双音节 正式体

下面这个段子中省“一”的句子,只在口语里出现,不是正式或庄典体的语法规则:

(10) 过个车大桥坠毁;打个雷高铁追尾;下个雨满城泡水;开个会全国戒备;

生个病债台高垒;读个书全家受累;眨个眼肉价狂掉;上个访有去无回;

喝个奶时间不对;摆个摊城管砸毁;炒个股终生后悔。^①

显然,这里的[V个N] (“过个车”“打个雷”)都是口语语法,在正式体中是非法的。

比较: 喝个茶, 吃个饭, 看个电影, 睡个懒觉, 等等。

^① 出自《本年度最经典的段子》, http://80dg.com/rizhi/book_view.aspx?siteid=1000&classid=0&id=32&sid=-2-0-0-0-0。

- (11) 过个车 * 飞过架军机
 开个会 * 举办场国宴
 生个病 * 传染种疾病
 读本书 * 阅读部法典

毫无疑问,正式体与非正式体的(核心)语法,泾渭分明,不容忽略。

四 语体的鉴定标准

语体三分既如上述,三分的语体如何鉴定呢?我们尝试提出如下二法:交际中的时空鉴定和语法中的时空鉴定。兹分述如下。

4.1 语体鉴定原则之一: 交际中的时空

一个句子,它属哪类语体,如何判断呢?我们认为首先可用下面的“交际时空鉴定法”:

	人	事	地	意
风—通俗	妈	吃	家	亲近
雅—正式	官	法	厅	尊重
颂—庄典	神	祭	庙	敬畏

这就是看那个句子是谁说的、说给谁的(人)、说的是什么内容(事)、在什么场合说的(地),听说者的态度如何(意)。有了这个四维坐标,任何表达(词、词组、短语、句子或更大的单位)的“体”,就大体可定了^①。

4.2 语体鉴定原则二: 语法中的时空

语体鉴定的第二种方法是语法中的时空鉴定法。前面看到,语体语法的自身体系有很强的自足性和综合型。这里所要指出的是:从语法结构标记时空的机制上看(如指示词、量词、单复数、体态标记等),语法系统可以很好地表现“时空标记”和“语体属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参 Feng & Ash, 2014):

① Pinker (1989:123) 在解释“give the picture to B(give B the picture)”和“donate the picture to B(* donate B picture)”的不同时说:in order to *donate* something to someone, as opposed to merely *giving* it, one must have publicly charitable motives (意), the recipient must be an institution(场所)or an individual representing an institution or cause, and the donor need not know the recipient personally(对象)。虽然没有语体理论,但却道出 give 和 donate 二者不同的语体特征。

时空度 具时空 泛时空 虚时空 超时空
语体类 口语 正式 庄典 文艺

举例而言,口语体的具时空和正式体的泛时空可以从“挖”和“挖掘”的不同上看出来:

- (12)a. 挖槽、挖坑、挖土、挖钱、挖战道、挖潜力、挖财富
 b. *钱的挖、*潜力的挖、*战道的挖
 c. *挖掘坑、*挖掘土、挖掘财富、挖掘潜力
 d. 财富的挖掘、潜力的挖掘、?战道的挖掘

“挖坑、挖土”都能说,但是不能说“*挖掘坑、*挖掘土”。“潜力的挖掘”可以说,但是不能说“*潜力的挖”。可见“挖”与“挖掘”的语法不同。然而这些语法的不同还告诉我们:“挖”是口语体的、“挖掘”是正式体的。此前我们只从单双音节的韵律上区分二体的不同(正如英文用音步限定来 give 和 donate 的不一样,参 Pinker, 1989),近来的研究发现,它们的语法中潜藏着时空信息的不同。比较:

挖:用工具或手从物体的表面向里用力,取出其一部分或其中包藏的东西。

挖掘:挖。
(《现代汉语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区分“挖”与“挖掘”的不同语法(不同的带宾能力、能否做“的”后面的中心语等)。不但如此,《现代汉语词典》还把“挖掘”注释成“挖”,似乎二者没有区别。事实上,“挖”的语法和它的义素成分,息息相关。“挖”至少是由下面几个义素组成:

|挖| = |用工具或手+从物体的表面向里+用力+取出东西|

与“挖”相比,“挖掘”意义中“工具”项则不是必需的,因此“挖掘潜力”“挖掘思想”不必“用工具或手”。这就告诉我们:口语“挖”的时空性比正式体“挖掘”的时空性不仅具体而且要强。换言之,口语体具有“具时空”的要求,而正式体则有“泛时空”的特征。它们语体和语法的不同正和它们“时空义素”的有无(或多或少)直接相关。进言之,语体可以通过语法和词义中的时空要素来鉴定。单双音节词汇的不同,不仅是韵律的对立,而且是语体的对立;不仅是语体的不同,而且是语法的不同。而这些对立和不同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时空度”的差异,亦即双音节的泛时空化。

双音节的泛时空化不仅表现在动词上,同时也表现在名词上。比较下面一些双音节名词和动词的共同特征^①:

^① Pinker(1989: 123)说:“many of the familiar creation verbs do specify instruments, and none, to my knowledge, is Latinate. (e. g., she hammered me out a disc; he sawed me a piece of wood).”又说:“because of their (latinate words) abstractness and semantic complexity, they connote less of a sense of directly acting on or affecting the recipient that native words do.”也可证明我们这里语体的时空理论。